廣東新語/卷1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事語 ◄

廣東新語
卷十 學語

► 文語

白沙之學

吾鄉理學，自唐趙德先生始，昌黎稱其能知先王之道，論說亟排異端而宗孔氏者也。宋則梁先生觀國，有《歸正》一書，謂蘇氏父子所為文，出入禪諦，飾以縱橫，非有道者之言，胡待制寅亟稱之。明興，白沙氏起，以濂、雒之學為宗，於是東粵理學大昌。說者謂孔門以孟氏為見知，周先生則聞而知之者，程伯子周之見知，白沙則周之聞而知之者。孔孟之學在濂溪，而濂溪之學在白沙，非僅一邦之幸。其言是也。

白沙先生初學於康齋，而未有得。歸坐春陽之台，潛心數年，乃恍然有得於孔、顏之所以為樂。其學蓋本諸心，其功則得於靜，故每以靜中養出端倪教人，其言去耳目支離之用，非去耳目也。去其支離之用也，其不事著述，而欲歸於無言。蓋以道之顯晦，在人不在言。伏羲著述止數畫，而畫前又有易，六經而外散之諸子百家，皆剩言而已矣。又謂此理之妙不可言，吾或有得焉。心得而存之，口不可得而言之，比試言之，則已非吾所存矣。故凡有得而可言，皆不足以得言。

甘泉之學

甘泉初遊江門，夢一老人曰：「爾在山中坐百日，即有意思。」以問白沙，白沙不以為然，是則白沙亦未嘗欲人靜坐也。然明道見人靜坐，輒歎為善學。紫陽亦曰「半日讀書，半日靜坐。」甘泉則謂古之論學，未有以靜坐為言者，程氏言之非定論。蓋孔門之教，

皆欲從事上求仁，動時著力，何者。靜不可以致力，才致力，即已非靜矣。故《論語》曰：「執事敬」。《易》曰：「敬以直內，義以方外。」《中庸》戒慎恐懼慎獨，皆動以致其力之方也。故善學者必令動靜一於敬。又云：「涵養在敬，進學在致知，如車兩輪。又如人行路，足目一時俱到。」明道云：「學在知所有，養所有。」明道得孔孟之傳者也，其語學也，上下體用，一貫中正而無弊，朱、陸各得其一體故也。朱語下而陸語上，宗旨各有所重。

白沙本於濂溪，陽明本於明道，其學未始不同。而當時二家弟子，各執師說不相下。有建寧太守者，為甘泉、陽明創大同書院於武夷，以見二家大同之意。甘泉聞之甚喜，謂己與陽明，戮力振興絕學，一以濂、雒為宗，致良知以體道，猶磨鏡以照物，不是一空知便已，故曰格物。物即為物不二之物，至善是也。知止、定、靜、安、慮、能得，則格之矣。吾之言格物，與陽明之言致知，無二旨也。顧端文云：「陽明之知，即甘泉之物。甘泉之格物，即陽明之致知。」大均謂知在於物，物外無知，物在於知，知外無物。知不可致，必格吾物以致之，物不可格，必致吾知以格之，格致一也。湛、王之說，善會之無有不同，格知中之物，致物中之知，而《大學》之道盡之矣。

甘泉先生嘗開禮舍僧寺，來學者，令習禮三日而後聽講。講必端坐觀心，不遽與言，使深思以求自得。陽明云：「甘泉之學，務求自得者也。世未之能知，其知者，且疑其為禪。甘泉者，殆聖人之徒也。」青蘿云：「陽明之學過於高，惟甘泉所論，純粹平正，上下皆可企及。至於宋儒之中，專信明道，尤為獨得之見。」先是甘泉在京師，與陽明講求正學，天下靡然從之。號陽明之派曰浙宗，甘泉之派曰廣宗。而陽明早世，甘泉獨以高壽作人，學者慕風而至，得以及門為慶幸。噫嘻，可謂盛矣。

甘泉翁年七十有五，始得致仕。作歌云：「歸來乎而，嗟餘其歸矣。東西南北之人兮，安所不之矣。水宿山棲兮，忍其饑矣。」因取道江浙，泛錢唐，遊憩於武夷久之。常為《九曲棹歌》，令諸生歌以相樂。有「一篙一篙至無終，篙篙相接終有通」之句。歸至羅浮，日夕端坐石上，未嘗至家。年八十復遊南嶽，築室紫雲峰麓，集衡陽人士而誨之，數月乃返。年九十二時，又遊南嶽，道過古州，鄒文莊率同志數百人趨迎，戒曰：「先生高年，猶殷殷訪友，此可征其學矣。古雲，憲老不乞言，吾儕無多問以煩長者也。」時文莊年亦六十，臨別淚落沾襟，翁顧慰之曰：「謙之何悲也，豈以予年老不復再會耶，後十年當再過子。」其後四年，翁九十有六，又欲往遊武夷，未行而病，臨終，為門人諄諄說《易》。昔人云「人不學便老而衰」。若翁者，其真自強不息之力也哉。

弼唐之學

明興，白沙氏起。其學以自然為宗，無欲為至，蓋天之學也。天無欲而四時行，日月無欲而萬物以之變化，聖人有所不知，有所不能，以其無欲焉耳。白沙得其微，當時來學者至傾天下，甘泉擴其緒而大之，及門四千餘人。然以為求友於南，得龐弼唐一人而已。初，弼唐講學羅浮，官南都時，又講學於新泉書院，年五十有三致政，乃請為甘泉弟子。甘泉命主天關講席，都授廣州，嘗言呂涇野在北，龐弼唐在南。二子者，中分吾道而治，可謂不孤。自甘泉沒，弼唐與陳唐山、林艾陵、劉素予、黃萊軒、岑蒲穀、鄺五嶺、何古林、霍勉衷為天山講易之會。四仲月，則大集天關。弼唐謂陽明之所謂知，即朱子之所謂物，朱子之所以格物，即陽明之所以致知，與甘泉體認天理之說不相悖。良知莫非天理，天理莫非良知，原無二旨。當是時，甘泉、陽明二家弟子，各執其師之說，互有異同。自弼唐為之會通，而浙、廣二宗，皆於弼唐悅而誠服。於時鄉士大夫翕然和之。若何古林則講學訶林，薛中離則於金山，黃泰泉於白雲，鍾叔輝於寶潭，楊肖齋、葉允中於歸善，葉絅齋於羅浮，王青蘿於粵秀。而其在廣州者，遇朔望必偕至天關，就正於弼唐。絅齋云：「先生聖儒，不言而躬行。其質行，諸儒不能逮也。而教人則尤精微純粹，要而不煩，可謂篤論者也。」弼唐名嵩，字振卿，南海人。

事師

白沙之於吳聘君也，為之執役數月，而不敢請益一言，其後賀黃門欽於白沙亦然。既別為白沙像事之，出告反麵，周布政使於白沙，迎至藩堂，使之南面坐，受拜咨問以風一方。而丁知縣積者，初至新會未視篆，即上謁白沙，事以師禮。凡有所聞，行之惟恐不及。薑進士麟者，始見白沙，則曰：「吾閱人多矣，如陳先生者，耳目口鼻，人也。所以視聽言動者，殆非人也。人問之，輒曰活孟子活孟子雲。」嘉魚李世卿，三至白沙，其始也居七越月，繼也一歲，又繼則居二歲矣。當是時，師弟子相與登高望遠，追逐雲月，賦詩飲酒以為歡。至於何物而為道，何物而為學，其師不言。曰：「吾以待世卿之自得也。」弟子亦不問。曰：「吾亦待吾自得之也。」而白沙亦嘗言曰：「吾與世卿朝夕無所不言，所未言者，此心通塞往來之機，生生化化之妙，非見聞之所及者，將以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，非敢有愛於言也。」此白沙深於愛世卿者也。湛文簡初至白沙，齋戒三日而後敢求教。舉於鄉，即焚路引，從白沙十有三年，既得其旨，乃出而求仕，然猶一舉足不敢忘師，所至輒為書院以奉之。又以白沙愛慕羅浮，向未能至，乃於黃龍洞為祠，以濂溪、豫章、延平與白沙並祀。又於衡山為嶽麓精舍，專祀白沙。其後文簡沒，門人因以配享，論者謂文簡此舉，以高明廣大之地，處其師而即以之自處，蓋真善於為

學者也。而龐弼唐者，於甘泉沒，場居天蠶者三年，守天關講席廿餘年，朝夕瞻拜不倦。他若鍾景星、郭肇乾、陳謨三公，則皆棄舍舉業，從文簡燕京，服勤數載而後歸。洗進士桂奇者，初分司冬官，即上疏求南，以從文簡於南雍。而方文襄以吏部郎中位陽明上，因論學，遂事以為師。黃夢星者，承其父命，數千里往浙從陽明，居數月輒一告歸省父，去二三月復來，如是者屢屢，陽明甚嘉歎之。楊復所之於近溪，無須臾離，亦圖小像事之，歲時與同志祭奠。薛中離舉進士後乞歸，侍陽明於虔。陽明之沒，為位興隆寺，率同志數十人，朝夕哭焉。以行人求使山東，暇即王氏家經理其事，遂自越反魯，謁孔孟廟，集多士大會於嶧山講學。還京，即疏請陸象山、陳白沙入祀廟庭，製從象山。罷歸，又白當道立祠宗山，以祀陽明。之數公者，皆可謂善事其師，如七十子之心悅而誠服者也。今天下異端盛行，釋老多而儒者少，士大夫即欲為儒，而無賢師可事。南北分家，意見各別，又安得有白沙、甘泉、陽明三先生者，倡明洙泗之學，以開聾聵，予亦得周旋執禦於其間也哉。

白沙弟子

《新會志》有《白沙弟子傳》。弟子一百餘六人，以伍雲為首。雲字光宇，新會人，與李子長並知名。然白沙之門，見道清徹，尤以林先生光為最。光字緝熙，東莞人，所上白沙書，得力過於甘泉，可直接白沙學脈，《弟子傳》當首緝熙。白沙嘗語人云：「從吾遊而能見此道踐履者，惟緝熙耳。」甘泉亦云：「白沙夫子，崛起南方，溯濂雒以達於洙泗。當是時得其門而入者，南川一人。」南川者緝熙也。

羅公為師

東莞羅公亨信，以給事中丁艱歸，設塾授徒，凡宗人朋舊子弟皆就學，不受束脩，凡三年，乃起復還朝。孟子謂人之患好為人師，如羅公者，吾患其不好為人師耳。

翟先生善教

博羅翟先生宗魯，字一東，砥礪節行，居處必恭，行必古禮之循，來學日眾。於堂下置茅蓆三，一收放心，在兩階間，來者居之旬日，放心收矣。乃升堂，一有過，在西階下，一改過，在東階下，知改移之東，能改復升堂，學者遵教惟謹。

拜五經

南海人陳元，自恨不學，晨夕陳五經拜之，久之忽能識字。歸善楊先生傳芳，居嘗讀《易》，謂恐死去不見姬文、周、孔，每雞鳴而起，焚香向《周易》再拜，日玩一卦，久之洞見象數之奧。新會人陳烈，讀書苦無記性，一日讀孟子求放心章，始知其故。靜坐百日，遂能一覽無遺。然甘泉雲，此事若非知本，恐亦未有所得，仍須以不求記為善學。

齋居拜先師

南海陳先生激衷，號堯山，齋居設先師孔子位，朝夕禮焉。恒計勤惰以自罰，或立或跪，托先師讓之曰：「激衷，爾有過盍改諸。」深自刻苦，家人罕見其面。不設枕席者二年，倦則憑幾，少息復起，明燈正衣冠而讀。嘗苦強記，因讀程伯子聰明睿智皆從此出，喜曰：「得之矣」。自是動靜起居，一主於敬。嘗言學者立志貴剛，觀之乾為金，金百煉斯純，純斯剛。吾人之學法天，非剛不可。又言以吾心善念之微，敵百欲之攻，正如杯水勝車薪之火。苟非終日乾乾，顧諟警惕，惡能立而不變。故曰：尊德性而道問學。惟尊則不屈於欲，然後無以尚。學以充之，成性存存，道義之門，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此也。又言聖人之教，小即大，淺即深。故曰下學而上達。夫子食不語，寢不言，此正是參讚天地所在。文王與太姒相對時，即對越上帝，天匹男女，何私欲之與有。理在是，心在是，德在是，道在是。生生之謂易也。

白沙從祀

薛文清從祀議，當隆慶時，朝臣以陳獻章、王守仁並請，攻者紛如。上罷守仁，其後又罷獻章。萬曆十二年，復以二子請，攻如前，上不聽，乃與胡居仁並祀。四子學行不同，薛、胡宗朱子，陳、王宗大程子，而陳微兼濂溪，王兼象山。上兼收之，大哉聖學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